

# 矛盾與愉悅

創作教學的  
——在人文思維中舞蹈

The Conflict and Joy of  
Creative Teaching - Dancing Dialectics

謝鴻均  
Juin SHIEH

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美勞教育學系、研究所專任教授



「七塊」在沙湖壩的創作/陳怡潔(2003)

**創**作所著重的是自我的突破，以及一種能夠深度探究自由心靈的表現；而學院所注重的是制度，以及一種能夠讓學習步入正典(canon)的規矩。當創作出現在學院制度中，兩者乃如「唯心」與「唯物」之間無休的辯證。而西方文明在過去兩千多年來都無解決這個對立問題，我們又如何能夠順利將二者納入學院的創作教學？



邱鈺鈞為校園打造的流浪狗捐款箱(1999)



「七塊」在沙湖壩的創作/陳俞潔(2003)

## 矛盾說

創造力源於脫離邏輯的非線性逆向前衛思考，學院則需要進階的線性紀律思考。我一方面忌諱告知學生該怎麼做，也忌諱他們完全按照我的模式去做；另一方面卻要求學生能夠遵守一定的創作紀律，妥善支配自己的創作能量。

因此，從創作的角度來說，我試圖針對學生不同的背景與思考模式，提供適當的視覺刺激與論述資料，誘發他們認識自我的思考原型，進而挖掘自己的創作「語彙」。如此依據學生的個別屬性來帶領創作，因為其成果並非立即或必然的，做法又是屬於「形而上」，難以用特殊標準來評判，故不免有「放任」之嫌，易受到學院一般保守勢力的責疑。但通常經過(以學年課來說)半個學期左右的觀察與討論，彼此間讓出嘗試錯誤的空間，師生雙方會在無數的辯證與溝通中，建立教與學的互信關係，再從互信中奠定創作的意義，此時的創作之實得以開展。

從學院教學的角度來說，我則試圖建立起學生的自律能力，輔導學生以個人的思考模式來建構創作紀律。因此，閱讀書籍及他人創作經驗，參加相關的理論探討、座談與演講，儼然成為學院紀律的主軸。如此以「知性」範疇為重的創作態度似乎相左於「創作」實務，會引來「不務正業」之責。但從師生之間的心得討論、中西藝術家的作品研究、相關藝文活動的分享和參與、以及讀書會，學生們確能夠學習以人文素養來自律個人的創作行為，並提升自我在創作認知上的能力，以及創作本身的敏感度。

「創作與教學」就像「術科與學科」的二元性，雖「教與學」都會長期處於矛盾中，然我總深信這樣的關係會像西方文明的唯心與唯物觀，在長時間的撞擊下，締造長遠的創作激情。

## 知己知彼

瞭解了創作教學上的「矛盾」心態亦有其樂觀的面向後，再看看學生們的特質和與他們的溝通之道。通常學生可略分為以下三種典型：


# 寒氣

一、「教養型」：這類學生以擁抱學院的態度來勤奮學習，對老師的教導不會有質疑，因此在校內(或某些校外)比賽中，能夠掌握爭取榮譽的要點，每次送出作品總有斬獲，投資與報酬的平衡是能夠靠累積與鍛鍊來達成的。這是一種健康且平順的學習，也是一般學院教學與家長期望所樂見的。能夠接觸這樣的學生，讓為師者輕鬆教學並有成就感，是老師的福氣，更是維繫系所名聲的中堅基礎。但這方面的「好學生」對其個人的創作發展方面仍有些缺失，即學生會被造就成缺乏挫折承受度，因為習慣了一套創作的模式與方法，無法承受(極有可能會失敗的)實驗性創作所帶來的刺激。以專業創作的立場來說，即缺乏嘗試錯誤的前衛精神；以廣義之生活態度的立場來說，即缺乏面對生命中頻繁「脫軌」之現象的勇氣。

二、「叛逆型」：這類學生將學院視作創作的枷鎖，對制式的教學心存質疑，並以叛逆的方式作為突破的動力，帶有「亡命之徒」的氣質。由於在實質的表現無法按照老師的進度及期望，作品表現往往無法受到統一認同，隨著個人的創作紀律與「運氣」，會常有大起或大落的結果。然這一方面倒能夠造就磨練出他們對藝術環境的敏感度，以及挫折承受能力。這類學生擾亂了學院機制與學習環境，在平靜的校園頻頻撩起波濤，是讓老師頭疼(可能也是得意)的一群搗蛋分子。有些人能夠幸運地受到「逐臭之夫」的師長所欣賞，而鼓勵出後續的發展；但也有大多數的人，為了學位或未來的社會保障，鬥志(個性)會被磨平，到頭來因為沒有扎實的「教養」型訓練，落得平庸而無所突破。不過，屬於「叛逆型」的學生，在學院修行的期間畢竟是「玩」得很快樂，悠遊於藝術創作的自由殿堂，對某些較無責任感的人來說，生命的旅程「曾經瘋狂，曾經擁有」，也就夠了。

三、「迷失型」：這類學生讓自己迷失在前二者之間，以消極且負面的態度去抗拒學習環境，因為他們所要的東西，不僅學校無法提供，有時連那是什麼，自己都不知曉。「迷失型」的(可能是自尊心過強)人總有懷才不遇的埋怨，他們不僅害怕失敗，也不屑於實驗精神；他們不願與人溝通，總是在私下作業；他們讓自己活在抽離的世界，以冷漠、不在乎的態度來看待創作。其結局難免造成自我放逐，一事無成，而師生間關係則呈現「兩敗俱傷」。所幸這一類型的並不多。

第一與第二類型的學生佔絕大多數且平分秋色，一般來說，面對「教養型」的學生，我除了讓他們要持續保有對學院的信心，還要設法引誘他們嘗試叛逆型的創作經驗。這時候，我會說：「你們就放手去做吧！若被教官或警察給找去，我會把你們贖回來！」當然，說這句話不可讓「叛逆型」的人聽到，否則學院機制必被搗毀無遺。



面對「叛逆型」的學生，的確要多花心思，我用多元的開放性標準來取代學院標準，亦會鼓勵道：「若是得了獎，是祖上積德的結果；若沒有得獎，是正常的。」並試圖奠下他們對自己創作負責任的精神，並要他們隨時回報進度。若個人努力能夠得到我的信任，我會發給不用出席的豁免證，讓他做獨立研究。這一類的學生後來都會發展為亦師亦友的伙伴型關係。

對於「迷失型」的學生，這是最引以為自責的了，可能因為教學不夠吸引人，或是溝通中時時出現且難以掩飾的挫折，讓他們以負面的態度來抵制學院。在盡人事之餘，也只好待天命了，我對他們說：「自求多福」。

## 從人文思維出發

從八年來在創作教學的摸索與沈澱，我在「人文關懷」的角度理出了一條(也許)能夠永續經營的創作模式，並在過程中與學生們分享了無數成長的喜悅。從「人文」的立場來看創作，其所著重的並非技術上的磨練，亦不是作品的成形，更非以成就專家(Master)為目的。受到蘇格拉底的「產婆理論」影響，我亦經常跟學生說：「我可能在技術上無法給你指點，但我將如產婆一樣，將你的創作原型給接生出來。」

創作的原型在於意識型態，我們先存有「意識型態」，也就是個人對自己或其所存在環境的知覺與關懷，而後才萌生藝術的需要或動機，並將此抽象的「意識型態」，以不同方式詮釋傳達表現，使不同領域的人起共鳴而達到瞭解作品的意涵。因此，創作之目的不再是「為藝術而藝術」，而是為了將個人的「意識型態」以藝術的方式表達出來。當代國際上所活躍的藝術家，有些人原來是哲學家、數學家、音樂家…；有些人是身兼數種不同領域而其中包括藝術、有人是跨行從事藝術活動、有人做與藝術無相關的事而自封為藝術家…。這些當代藝術家們之所以能為藝術界所推崇，主要是因為他們能以其他領域的經驗，跨行到藝術的範疇，而非以「製作藝術」為從一而終的單一目標。

一位有使命感的當代藝術家總是與「純藝術」以外的事物有著密切關係，Suzi Gablik在她所著的《藝術的魅力重生》中指出，屬於人類社會發展趨勢的「創造性後現代主義」，即建立在「伙伴關係模型」。她質疑「現代主義」標榜「為藝術而藝術」，找尋藝術的「純粹性」與「獨創性」的表現手法，促使藝術家們為了「摘取天上一顆明星」卻踐踏著「周邊的小花小草」。個人主義、自由和自我展現是現代

主義的亮麗字眼，但是否該用創意來回應一個集體文化的需要，讓個人創意和社會責任之間能夠產生一個新的關係，使現代主義的疏離和對立模式，能夠被取代以互助主義，以及與環境作積極、實用性對話的發展理念。

## 創作為的是落實人文關懷

五年前，我曾經有過一位優秀的「油畫畢業製作」學生邱宏鈞(現改名為邱鈺鈞)，他對社會意識的敏感度特別強烈，並對藝術的功能與實踐存有相當的質疑。他在大一的時候便以尼采高呼「上帝已死」方式，在自己身上舉掛了一面配有瓶罐聲響的旗幟，上面寫著「我是偽善者」，用以質疑藝術的偽善性，更進而檢討個人的道德。這個行為藝術在校內穿梭維持了一個學期，校內人士起初將他視作瘋子，但時間久了也就習慣了他的舉止，而開始對自身產生一些反省。他並在課餘參與自修校外的社區總體營造課程訓練，將營造社區的觀念帶入校園內，在校內實踐了空間反省、垃圾分類回收及流浪狗認養照顧等工作。這種被學院視為「不務正業」的學生，也許會讓人誤解為荒廢課業，但他在各種課程的表現卻是極為優異(這也是他的行為藝術能夠讓學院制度包容的緣故)。而在四年級的畢業製作課程中，他選擇以觀念藝術來執行社會意識的議題，並以競選學生自治會會長的策略來推動打造校園的理想，成果斐然；在畢業展時，且以電腦合成將自己和國父等身並置，國父搭著他的肩膀說：「我很贊同邱宏(鈺鈞)同學的想法！」從藝術科系出發，但理想卻指向城鄉研究，最後進入成大藝研所，計畫持續推動社會藝術為研究目標。這是我所津津樂道的得意門生！

另有位愛狗成癡的學生黃亨玉(現改名為黃馨鈺)，前年在新竹南寮動物收容所當義工，帶狗兒們在海邊溜玩之際，她發現了海邊躺置許多大海所承載登陸的浮木。在日光輝映之下，浮木是流浪在海上的樹木，現在回歸到沙灘上，與那些曾流浪在街頭，而現住在收容所的流浪狗們，似乎已成了大自然所安排的一種遇合。在這種機緣與沈思中，黃亨玉開始如拾荒者般搬拾一塊塊浮木回收容所，並在陪伴狗兒們時，將浮木組合成各式狗型。對她來說，重塑狗或浮木的造型都沒有什麼特殊意義的，但以尊重每一隻狗的生命與特質，來尊重每一塊浮木，才能夠沈澱出藝術的真諦。且浮木的腐蝕痕跡所對應的，正是流浪狗坎坷的過去，因此在她手中所釘構出來的每一隻浮木狗，雖然沒有寫實的五官及四肢，但不論愉悅、憤怒、猜忌、自閉等表情，或是警覺、懶散、休憩、跳躍等姿態，都栩栩如生、維妙維肖，讓人咋舌稱奇。這批深具環保意識的人文關懷之作品，不僅重新對「廢物」提供了具有生命力的闡釋，更對「棄犬」申訴了生命的尊重。她的藝術驚醒了觀賞者對流浪動物視而不見的冷漠，更說服了藝術走入生活的領域，確切落實了人文藝術的實質精神。

這兩位學生的創作方式雖脫離了學院架構，但所秉持的卻是學院所訓練的自律性，他們將藝術的真諦落實在生活裡，並使藝術的魅力重生於人文關懷中。



南寮海邊的浮木(2002)

黃馨鈺的浮木流浪狗(2002)

## 在人文思維的世界裡舞蹈

為了讓學生們的人文思維有所聚焦，我自訂書目讓全班共同閱讀，故閱讀亦成了創作課的課程規劃內容。

由於一般人所關心的通常都會是自己，而創作也都是從自我的立場出發，故我在近三年帶領學生們閱讀的是《內在英雄》，書中以榮格的「集體潛意識」為大眾鋪陳出一條喚醒個人內在沉睡英雄的心靈探索之道。並將英雄原型分類為「天真者」、「孤兒」、「殉道者」、「流浪者」、「鬥士」、「魔法師」，每個人的生命有如一段以循環或迴旋式行進的英雄之旅。而學生們從中尋找自己的英雄特質，並學習成長的方式，無形當中使創作課程成了藝術治療的一環，最後再用以檢討自己的創作內涵。於是，九十一年學生畢業班的展演主題便以《內在英雄》為規劃藍圖，將個人的創作作品歸類在集體潛意識裡的六種英雄特質，並將各自理出創作自述，成為一個完整的策劃性展覽。

由於藝術科系(尤其是師院體系)的女生佔絕大多數，為了讓學生們(包括男學生)對父權正典有所反省，我則推薦了《乳房的歷史》，其中將女性乳房在歷史及視覺藝術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了明確的分析。當然，這並不是一本乳房造型的書籍，而是藉由乳房的神聖、情色、家庭、政治、心理、商業、醫學和解放的角度來認識女性被父權所塑型的歷史，並對人體的藝術表現產生知性的驗證，而不是為了純粹的美感而蒙蔽了背後所帶有的意識型態。於是，學生們(尤其是女生)開始對學院的人體訓練和表現有新的視點，且從最初的情慾解放，到隱喻性的表現，最後昇華為寓言性的反省，過程中提升了創作內涵的品質，脫離了數十年來學院所因襲的純美感表現。

藉由書籍的閱讀，創作的內涵逐漸提升，亦有學生因此開始對藝術理論及美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，進而與創作的同學合作，無形當中實踐著後現代藝術創作中的「跨領域伙伴關係模型」。並有學生因此脫離靜態視覺藝術的表現，拿起攝影機拍攝紀錄片，從影片創作進入社會研究的領域。人文思維為他們開啟了一片舞台天。

# 產婆理論

格拉蒂的「產婆理論」影響，  
「產婆」無法給你指點，  
如產婆一樣，將你的創作原型給接生出來。  
於暴，出走

近幾年，由於外界替代空間的興起，實驗性藝術的展演蓬勃發展，學院的展演與空間似乎不再能夠滿足學生們；學生們的學習對象，亦不再以學院為主，創作的成果展演於是開始延伸到專業「藝術圈」；多樣的策略性創作形式在頻繁與外界互動的狀況下被激盪出來，這時學生們不僅主動地參與校外的前衛性展演，更引發了「出走」學院的念頭。首先是各自的游擊戰，以個人身分參選替代空間的新秀展，接著以主題性的策展為出發，進入港區藝文中心、華山藝文特區，並將畢業展轉型為專業的策展，最後，索性自行組成團體——「七塊」。

「七塊」是一群約十四人共組的團體，在新竹的眷村型社區租了一個空間，他們將破舊的空間打造成實驗性的場域，固定時間舉行討論，在爭辯、妥協與溝通當中，做起創作大夢，且認真地在每一次的展演中實踐與社區對話的理想，並策劃系列性的影片、表演與座談。看著他們提前進入藝術圈的非專業手法，賣力經營中帶有急切長大的生澀，讓人好生疼惜與感動。

我以冷眼旁觀的指導方式，洞悉他們相互扶持成長的創作之途。過去叨叨的提攜，似乎是多餘的，因為他們已經學習如何從學院的紀律中昇華，更重要的是，學習到了創作的紀律。

## 愉悅

創作教學是一種授與受的過程，為人師者並非絕對的指導者，所指導的方針亦非適用於每一個人，倒是在一種「無政府」的狀態下，開放式溝通會讓師生瞭解彼此的需求，而這當中從人文素養所建立起的思考性紀律，則會讓創作有可循之方向。創作的教學有如個人的創作般，每一個學生的表現都是個人創作中的思辨所摩擦出來的火花，讓我回頭頻顧時，愉悅滿懷！■

### 《參考書目》

- Suzi Gablik著，王雅各譯(1998)。藝術的魅力重生。遠流出版。  
Carol S. Pearson著，徐慎忍、朱侃如譯(1998)。內在英雄。立緒出版。  
Marilyn Yalom著，何穎怡譯(2000)。乳房的歷史。先覺出版社。